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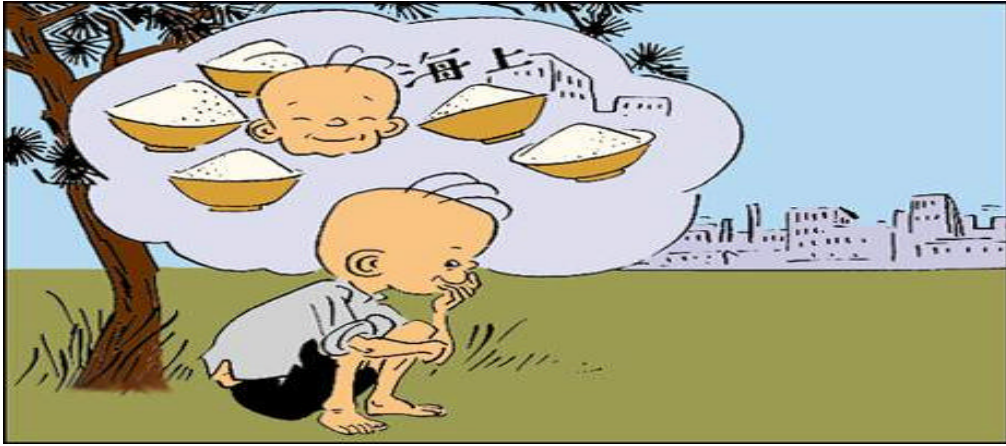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三毛流浪记

——想去上海，美梦幻灭

 **BOOK**
国家图书馆 中国书局



三毛又成了孤儿，三毛到哪儿去呢？三毛听老爷爷说过，有一个大城市叫上海，那儿人多，车多，房子也多，还有好多高楼大厦。三毛想，要是能上那儿找点活干，不愁没饭吃吧。他一边走一边打听道儿。人家告诉他，只要顺着这条大路走，就能到上海啦。



三毛很高兴，他迈开两条小腿，甩着两只小胳膊，顺着大路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听见后边有“滴滴”的声音。三毛回头一看，是一辆小汽车，心想，坐汽车去上海可比走着快多了。于是他伸开双手把汽车给拦住了。汽车里一个黄脸瘦猴冲着三毛大叫：“干什么？你要找死啊！”三毛吓愣了，“我，我要去上海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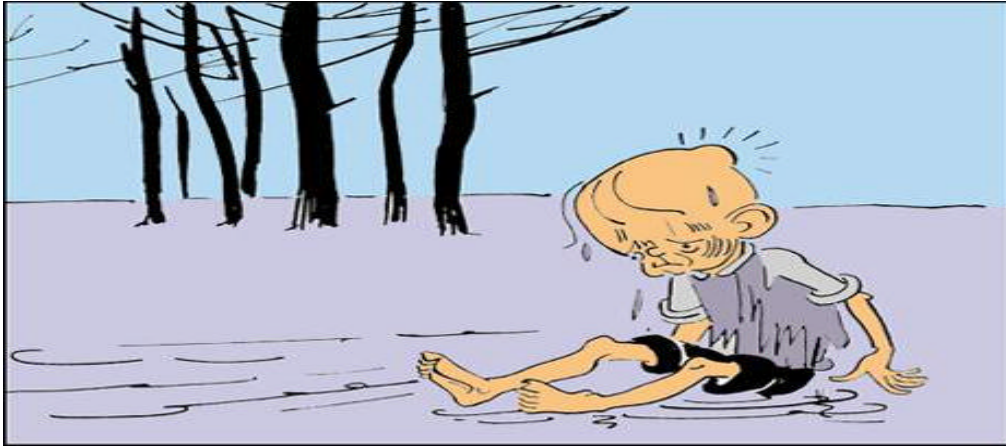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个黄脸瘦猴从汽车里冲出来，抡起胳膊打了三毛一巴掌。

三毛摔倒了，头磕在地上起了个大包。这时，汽车里又一个肥猪似的家伙探出头来咧着大嘴骂了三毛一句。



“嘀嘀嘀嘀”，汽车“呜”地一声从三毛身边开了过去。地下有一滩泥水，汽车轱辘把泥水溅起来，弄得三毛浑身上下全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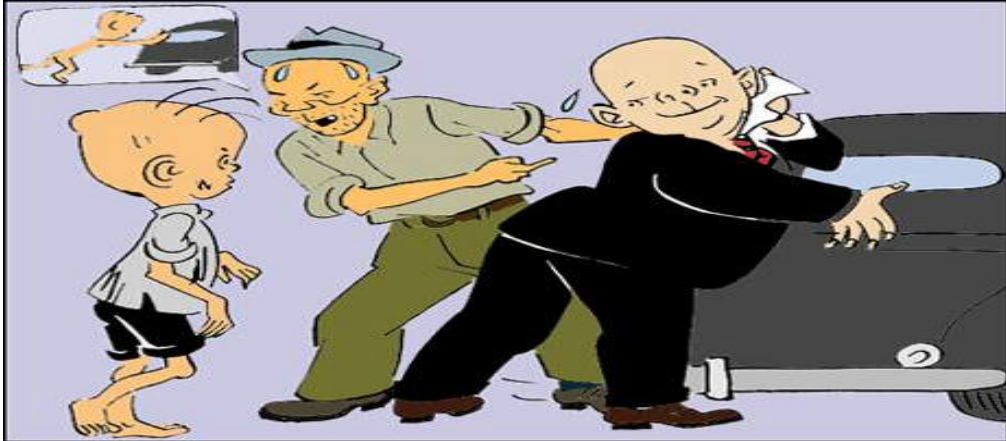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毛又气又恨，心想：这些有钱的家伙真坏呀！他只好甩甩头上的水，擦擦身上的泥，摸摸头上磕的包，含着眼泪接着往前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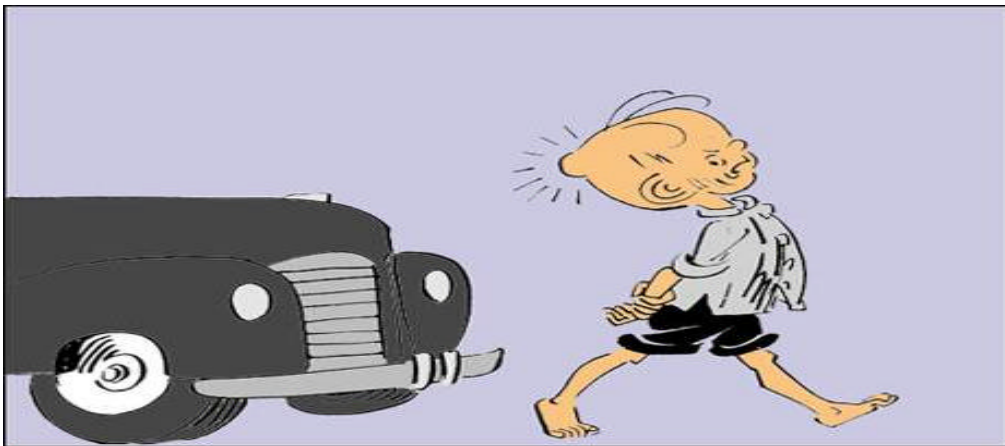


三毛走了一段路，瞧见前边也停着一辆汽车，走近了一看，还是那辆汽车。原来车抛锚了。那两个家伙费劲地推着汽车，瘦子弯着细腰，像只大虾米。胖子

肚子又圆又大，腰弯不下去，直着两条又粗又短的腿直喘气。三毛忍不住笑出了声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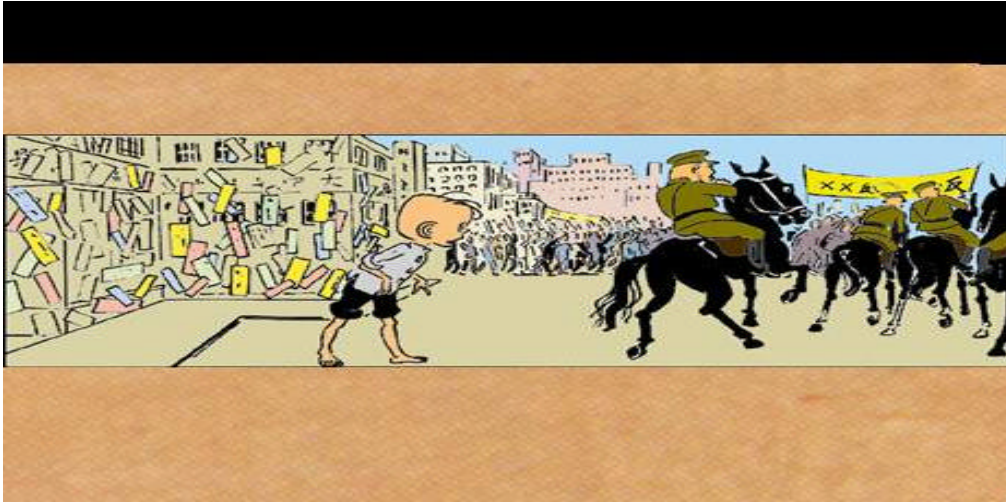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两个家伙听见笑声扭头一看，是刚才拦车的小孩。瘦猴就走来说：“喂，小家伙，过来，帮推车！”胖子也说：“小老弟，帮帮忙，把车推动了，带你去上海。”三毛心里恨透了这两个家伙，摸摸刚挨了巴掌还发烫的脸蛋，心说：“我才不帮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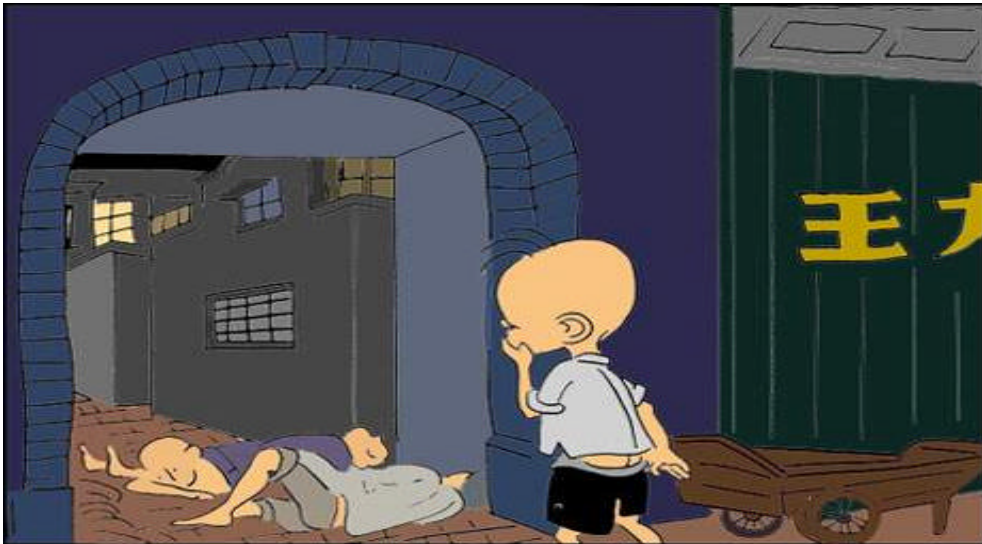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把头一扬，大声说：“我自个儿走，不用你们带我去上海。”说完，三毛扬头挺胸，倒背着手，大模大样地走在了汽车前边，那两个家伙只好“吭吃吭吃”推着坏汽车跟在后边。





三毛来到了上海。啊呀！这么多的人，这么高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汽车、人力车、电车。熙熙攘攘的人声、车声，又热闹又乱烘烘，三毛都晕了。心想在这儿帮人干活，还能吃不上饭吗？

三毛进了市区，看见马路那边一群骑马的警察，手举着又粗又大的木头棒子，向路口那一大队人冲过去。只见那一大队人都举着一面面红红绿绿的小旗子，喊着口号：“反饥饿！反内战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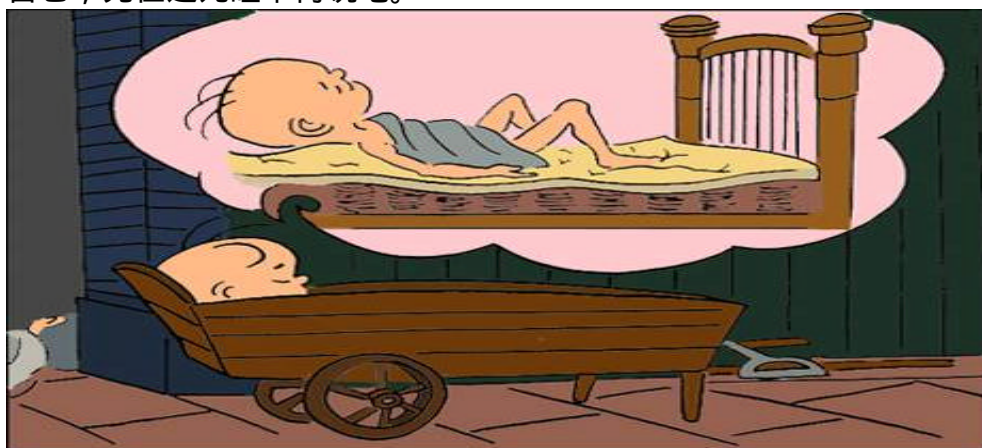


反迫害！”三毛看到那些警察拼命地打举小旗的人，还抓走了好些人。心想，这就是上海呀？上海就这样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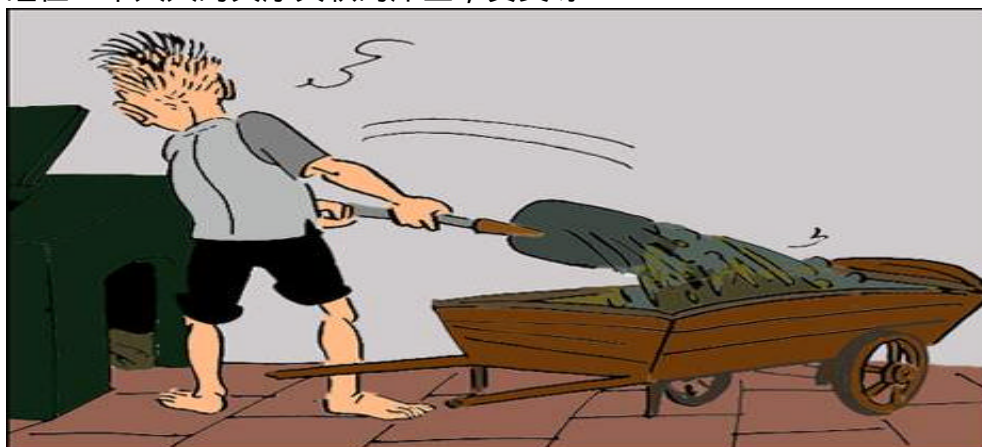
天慢慢地黑了，街上人散了，商店也关门了，三毛上哪儿过夜呐？三毛从大街转到小胡同。阴暗的胡同两边屋檐底下，早横七竖八躺着好些人，全是些没有家的穷苦人，已没有他躺的地方了。



三毛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地方。忽然，他看见一个铺子前停了一辆木头小车，车把上还靠着一个小铁锹。三毛想：这是干吗用的？拉东西用的吧？甭管它，先在这儿睡下再说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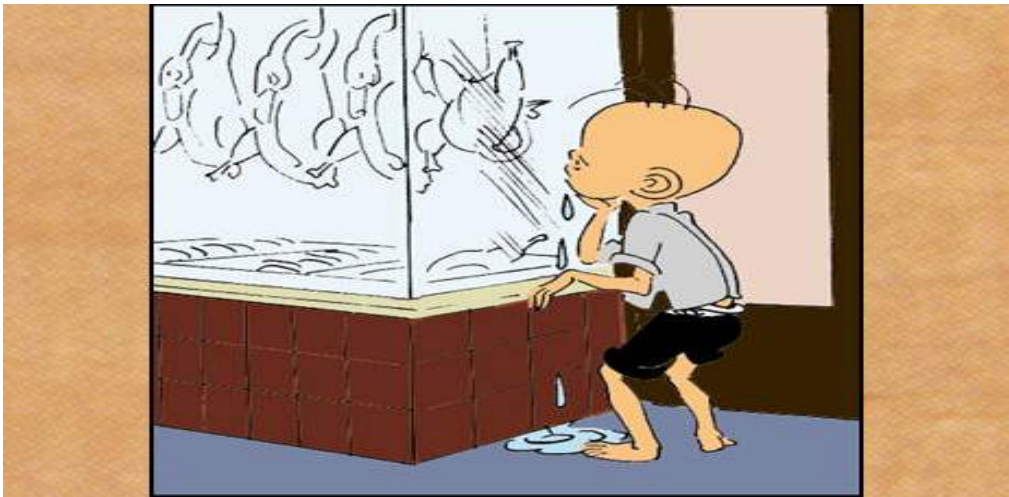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就躺在这辆小木头车上，“呼哧，呼哧”睡着了。他太累太困了，睡得可香呐，什么臭味了，什么硌人了，他全知道了。他还做了一个好梦，梦到自己睡在一个大大的又厚又软的床上，真美呀！



就在三毛睡得正香的时候，天蒙蒙亮了。来了一个拉垃圾的清洁工人。他没有发现车里有人，拿过铁锹，掀开垃圾箱盖就铲起垃圾来，一锹一锹地往小车上装。刚铲了两三下，车上的三毛就被弄醒了。



三毛被吓了一跳，从车里“噌”地坐起来叫了声“啊呀！”装垃圾的工人也被三毛的一声“啊呀！”吓了一跳，扭头一看，哟，小车里坐着的是一个小孩，满头满脸的脏土，简直像个小脏鬼儿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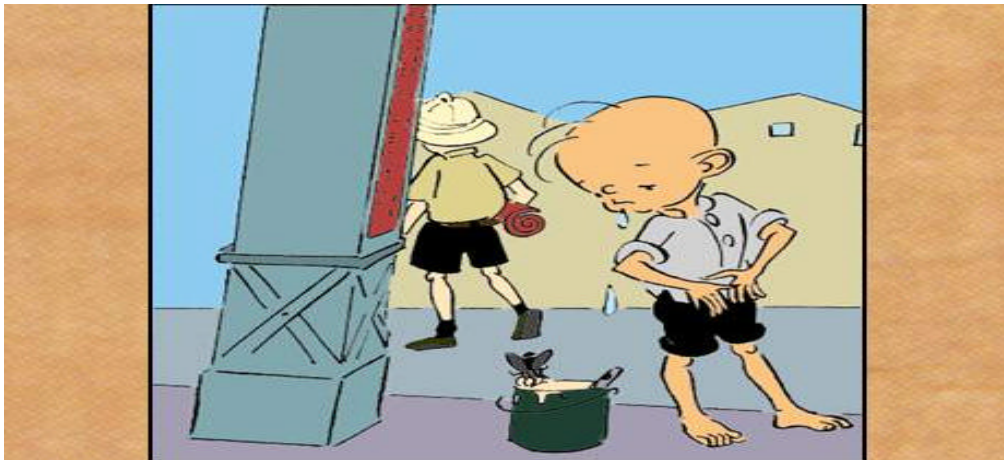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来到上海，也没有饭吃啊，这更难过啦。大街上倒是有什么都有：油条、大饼，还有那食品店橱窗里挂着的那些又肥又大的烧鸡和熏肉，可三毛只能干看着，吃不上，口水滴了一地。



店铺里飘出阵阵肉香，三毛扒着门缝朝里面瞧。正瞧着，从门里面走出来一个买东西的人，他把门一甩，带弹簧的大门一下子弹了回来，又厚又宽又重的大门，重重地拍到了三毛头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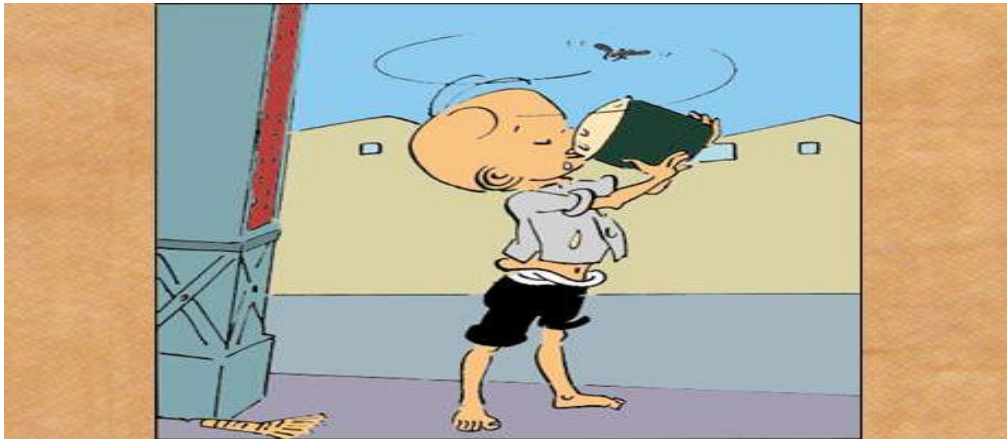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来就饿得发慌的三毛，只觉得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被摔倒了，头上立刻起了个大包，眼前直冒金星。那个人只看了三毛一眼，就只管自己走了。三毛疼得直掉眼泪，嘴也磕破了，直流血。三毛擦擦嘴，站起来，腿直打晃，头也昏昏沉沉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怎么办呢？



三毛瞅见前边有一个人正在往柱子上刷标语。标语上写着什么呢？三毛认不全，也顾不上看。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一桶糨糊了。糨糊是面粉打的，挺粘糊的。三毛走近闻了闻，好像还有股子香味呢。





那个贴标语的人拿着纸和刷子到对边马路去干什么去了，三毛瞅着那桶糨糊，直流口水。他实在饿极了，趁那人走远了，立刻双手捧起铁桶，仰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喝起糨糊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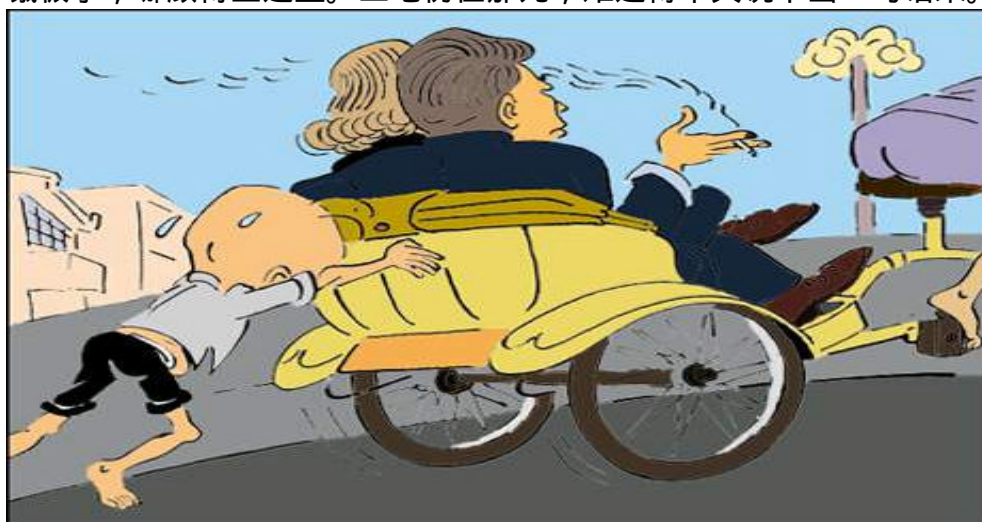
糨糊喝到嘴里，有点酸味儿，三毛一口气就把半桶糨糊全喝了。呆了一会儿就觉得恶心，肚里一阵阵地绞着疼，疼得三毛头直发晕，直想呕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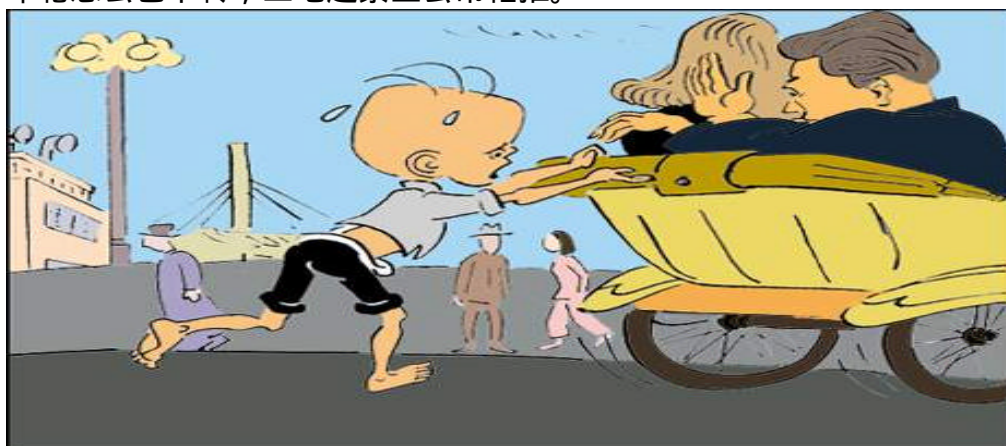
贴标语的人回来了，看到三毛捂着肚子直“哎哟”，又看看地上的桶空了，半桶糨糊全没了，心里全明白了。准是喝糨糊中了毒。



贴标语的人气汹汹地揪着三毛的三根头发，指着标语说：“你没看到吗？吃东西要讲卫生，苍蝇爬过的不能吃，剩菜酸饭不能吃，吃了要得传染病！”三毛是饿极了，哪顾得上这些。三毛愣在那儿，难过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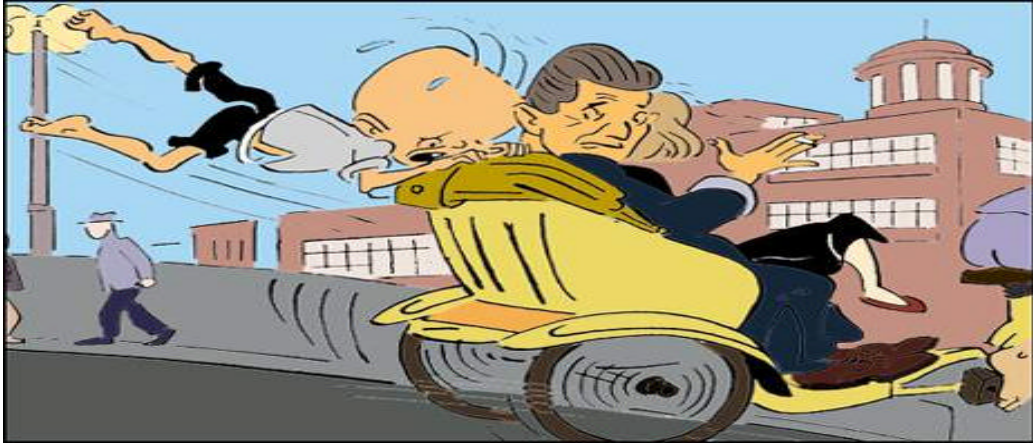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能找什么事干呢？他看到一些穷孩子靠帮着推人力车挣点钱，三毛也想试试。他来到一个高坡等着。一辆三轮车过来了，车上坐着一个留着背头的先生和烫着发的太太。车到了上坡的地方就慢下来了。车夫猫着腰，两腿吃力蹬着，车轮怎么也不转，三毛赶紧上去帮忙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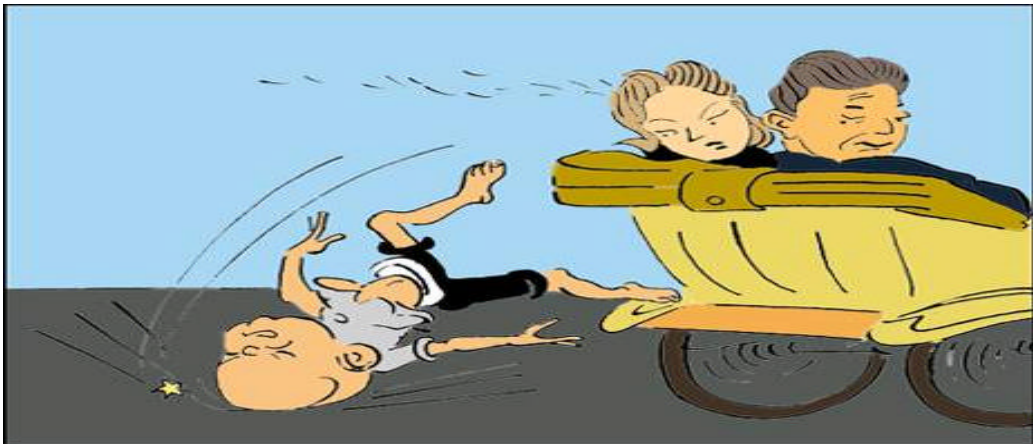
mht25

三毛用手扶住车座后背，弯腰、弓腿，低头使劲地推。嘿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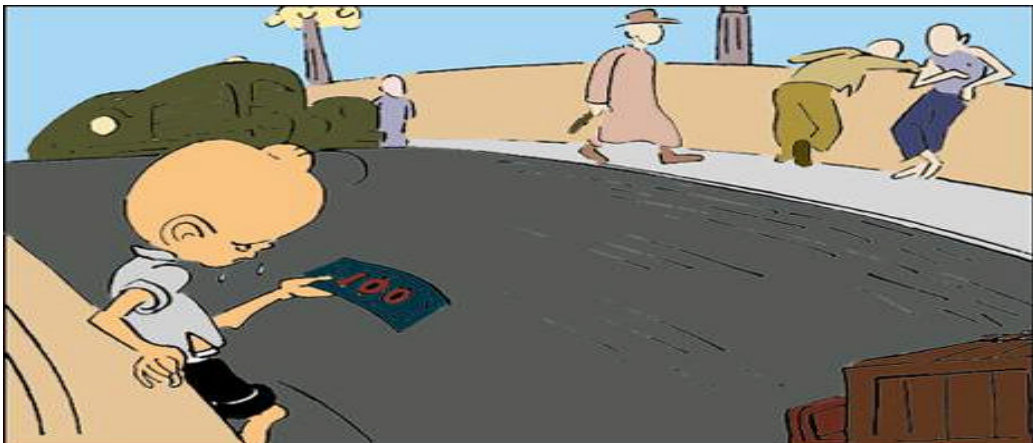
还真管用，车轮子转了。三毛和车夫一起使劲，车越跑越快，一直朝坡上走去。三毛跟在车后边连推带跑，都出了汗。车上的先生、太太高兴了。三毛心想这该多给点钱了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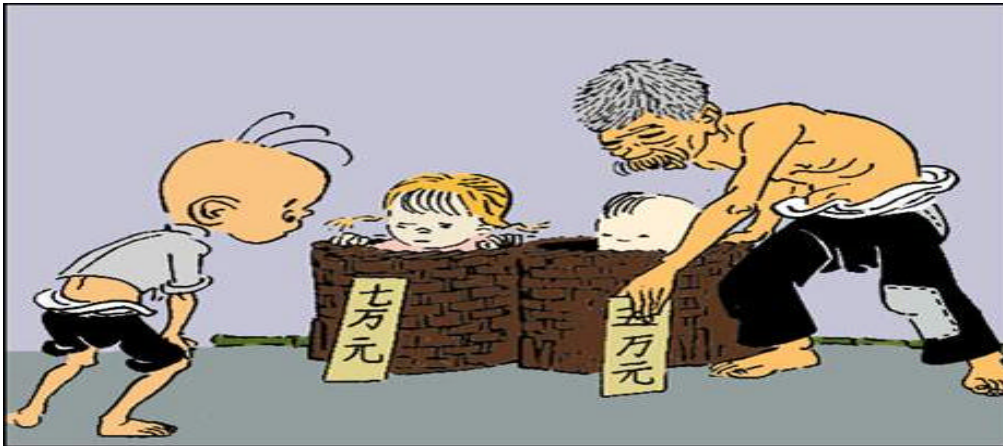
车推到坡上，就要下坡了，车往下溜可快呢！三毛还扒着车蓬架子不撒手。车下得太快了，三毛脚底下跟不上，两腿悬空，身子也飞了起来。三毛吓坏了，使劲抓住车蓬架子，脑袋都挨着坐车的先生后脑勺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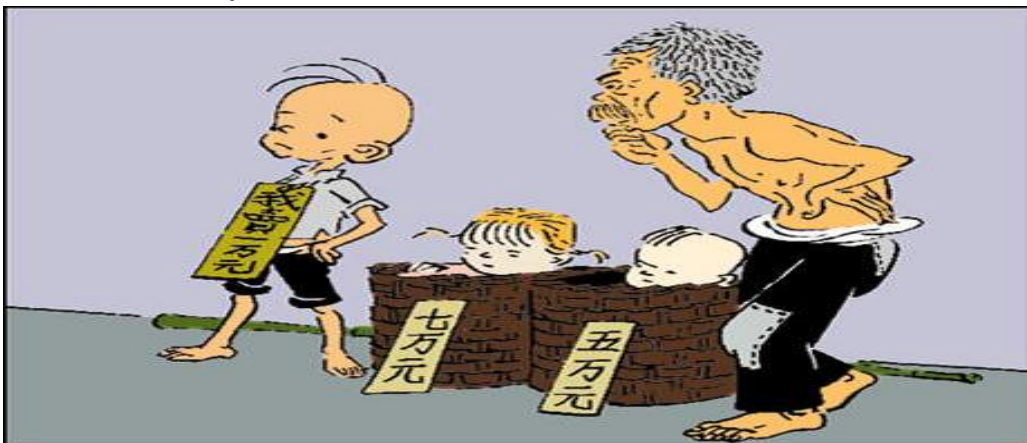
车上的那个先生不愿意了，他冲着三毛叫：“快松手！快松手！”三毛听了心一慌，手一松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就从车后头朝下摔到了地上，疼得三毛两眼直冒金星。



车上的那位太太，掏出一张钞票丢给三毛，三轮车很快就走远了。三毛摸摸头，头上起了一个大包。他含着泪拣起了地上那张钞票。一看，是一张不值钱的零钱。三毛心酸的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掉在钞票上。



三毛在上海的大街上转来转去，他忽然看到街口中，一个老爷爷跟前放了两个筐子，筐子里坐了一个小孩，筐前又各立了一个纸牌。三毛走近一看，纸牌上写的是“七万元”和“五万元”。三毛知道这是卖孩子。真想不到上海也有这种卖孩子的事。



三毛灵机一动，心想，我也可以自己卖自己呀！三毛拣了一块硬纸盒子，用一块煤碴也写了几个字，又把这牌子用麻绳系上，挂在脖子上，挺着胸脯，也站在了筐子旁边。老爷爷挺纳闷，就过去一看，只见三毛脖子上的牌子写着：“我卖一万元”。



三毛卖得真贱。可是，站了大半天也没有人来买。老大爷叹口气，摇摇头，只好挑着两个筐子走了。三毛也只好摘下脖子上的牌子，无奈地走了。



三毛路过一个大商场，玻璃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洋娃娃，一个个都穿着漂亮的花衣服。那大洋娃娃上的牌子写着“每个十万元”。好家伙，一个洋娃娃卖十万。三毛手拎着“我卖一万元”的纸牌，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心里说：比我三毛还贵十倍呢。



三毛心想，这么贵的娃娃会有人买吗？三毛正想着，从商店里走出一个小男孩，留着小平头，穿着小皮鞋，手里就抱着一个十万元那种的洋娃娃。男孩后边是他的妈妈。她提着皮包，穿着高跟鞋，抹着口红，正笑眯眯地说：“宝贝，这回你可高兴了吧。”

